



# 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

中国卷

II

重庆出版社

# 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

重庆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 010 号

责任编辑 陈兴芜  
封面设计 金乔楠  
技术设计 刘黎东

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51  
中 国 卷(11)

---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  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9.625 插页 6 字数 500 千  
1994年12月第一版 1994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
印数:1—1,700

\*

ISBN 7—5366—2511—1/I·501  
定价:28.00 元

## 顾问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卞之琳 冯 至 艾 青 孙同川 罗大冈 林 林  
林默涵 季羨林 萧 秧 萧 乾

## 编 委 会

总主编: 刘白羽

副总主编: 叶水夫 沈世鸣

(以下以姓氏笔画为序)

常务总编委: 吕同六 吴元迈 张 羽 陆梅林 黄宝生

总编委:

马 烽	王央乐	王佐良	戈宝权	叶水夫
叶君健	包文棣	冯亦代	刘 宁	刘白羽
刘绍棠	朱 虹	朱子奇	吕同六	孙家晋
孙绳武	许磊然	沈大力	沈世鸣	李 芒
李文俊	李书敏	李明滨	李辉凡	李赋宁
杜 埃	陈 燮	杨燕杰	吴元迈	张 羽
张 黎	张敏生	陆梅林	范大灿	周宗贤
周珏良	林洪亮	柳鸣九	草 婴	施咸荣
殷 白	袁可嘉	夏树人	秦顺新	高 莽
高慧勤	钱善行	鹿 金	黄宝生	蒋际华
董衡巽	蒲华清			

## 中国卷编委会

**主 编:** 陆梅林 殷 白

**编 委** (以姓氏笔画为序):

王 火 史 莽 江晓天 邹荻帆 陆梅林  
胡 可 殷 白

## 中国卷选编者(以姓名笔画为序)

**小说:** 王 火 孙 吴 江晓天 杨希之 陆梅林  
殷 白 黄 伊

**纪实文学:** 史 莽 何 生 陶士和

**散文杂文:** 史 莽 郑择魁

**诗歌:** 邹荻帆

**戏剧:** 左 莱 胡 可

## 内 容 简 介

本卷选入反映中国反法西斯斗争的优秀独幕剧和多幕剧各 6 个，其中包括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、《三江好》、《火海中的孤军》等脍炙人口的短剧和《蜕变》、《法西斯细菌》等话剧名篇。这些剧本多角度多侧面地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残暴，歌颂了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寇的英勇斗争，真实地再现了那一时期的社会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风貌，蕴含了深广的思想内容和强大的艺术魅力，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。

## 编 辑 凡 例

1.《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》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套全面、系统地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优秀文学作品书系。

2.《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》按国别和地区分卷，共 52 卷：苏联 10 卷，法国 4 卷，德国、奥地利 4 卷，美国 3 卷，意大利 3 卷，日本 2 卷，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拉丁美洲 2 卷，英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加拿大 2 卷，欧洲多国 2 卷，南亚、西亚、非洲 1 卷，东南亚 1 卷，阿尔巴尼亚、罗马尼亚 1 卷，波兰 1 卷，保加利亚 1 卷，南斯拉夫 1 卷，捷克斯洛伐克、匈牙利 1 卷，朝鲜 1 卷，中国 12 卷，国名和地区名除个别例外情况，一般用该原著初版时的国名。

3. 本书系侧重选收本世纪 30—50 年代出版的、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，对个别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在时限上有上溯或下延。体裁限于小说、诗歌、戏剧和纪实文学。中国卷另收有散文、杂文。

4. 本书系中所收入的译著大部分是根据原著新译的，部分已出版过的中译本，均经过重译或修订。

5. 对有多部重要作品的作家，原则上选收其一部。凡收入的作品，一般附有该作品版权记录及著、译者简介；节译作品附有内容介绍。

封面图：

和平鸽

毕加索 作

装帧顾问：

张守义

装帧设计：

金乔楠

# 目 录

编辑凡例.....	1
放下你的鞭子(街头剧) .....	集体改编 1
S·O·S(独幕话剧) .....	[中]适夷 11
回春之曲(三幕话剧) .....	[中]田汉 24
东北之家(独幕话剧) .....	[中]章泯 61
保卫卢沟桥(三部话剧) .....	中国剧作者协会集体创作 81
三江好(独幕话剧) ... [中]吕复 舒强 何茵 王逸 改编	129
死里求生(独幕话剧) .....	[中] 洪深 徐萱 执笔 143
火海中的孤军(独幕话剧) .....	[中]凌鹤 157
塞上风云(四幕话剧) .....	[中]阳翰笙 170
夜上海(五幕话剧) .....	[中]于伶 226
蜕变(四幕话剧) .....	[中]曹禺 333
法西斯细菌(五幕话剧) .....	[中]夏衍 531

集体改编(注)

## 放下你的鞭子

(街头剧)

### 人 物

卖艺汉 五六十岁，简称“汉子”。

香姐 十七八岁。

青年工人 二十左右，简称“青工”。

小伙伴 十四五岁。

观众甲、乙。

其他观众。

时 间 下午五点以后。

地 点 郊外广场或舞台。

[开幕时锣鼓声震天，卖艺汉在中间敲锣，小伙伴敲鼓，香姐站在一边，一会儿锣鼓声停。]

汉 子 (说江湖白)小小刀儿转圆圆，(敲一下锣鼓，以下每句说完时均如此)

五湖四海皆朋友，  
南边收了南边去，

北边收了北边游，  
南北两边皆不收，  
黄河两岸度春秋，  
不是咱家夸海口，  
赛过乡间两条牛。

小伙伴 嘴巴戏。

汉子 光练不说。

小伙伴 傻把戏。

汉子 说着练着。

小伙伴 真把戏

汉子 伙计打家伙。(锣鼓声一片)开了场子,就叫我这姑娘来唱支小调吧,我的姑娘是我去年从苏州买来的,长得标致,穿得漂亮,手能耍十八套武艺,嘴能唱南腔北调,现在先叫她来唱一支吧!(高声)香姑娘!

香姐 喿。

汉子 过来过来,来唱一支小调儿让帮场子的老爷先生们开开心腔儿,嗯——唱个什么呢?嗯——唱支新派的小调《毛毛雨》吧,我来拉琴。(香姐唱完一曲,观众叫好声不绝)

汉子 不算好,不算好,好的还在后面呐。我的姑娘聪明伶俐,自从带她到过上海以后,她马上把这些新派的小调什么《毛毛雨》呀,《妹妹我爱你》呀,都学得顶呱呱的了。不过话又得说回去了,如今正是国难当头,还尽唱这些个怪肉麻的老调儿真有些不对劲儿。现在咱们大中华民国给东洋小子欺侮得可怜,老百姓又逼得连一句气话都不给讲,咱们虽然是走江湖的,可总也有一点儿爱国的心眼儿,除非他奶奶的小舅子昧了天良去当汉奸。所以我就把亲眼看见的事情编支小调来唱,叫做《九一八》小调,听得懂,容易学,希望老爷先生小哥儿小姑娘儿们,把这些小调儿放在嘴边上,没事就拿出来唱唱,也算咱们把东

洋鬼子欺侮我们的种种记在心头上的。好了，闲话少说，唱起来吧！（汉子拉完过门，女不接着唱，故作不理状）唱呀！怎么？忘了吗？好，从头来，从头来（汉子再拉完过门，女仍不唱）唱呀，干吗不唱？（女转过头去，汉子如有所悟，向观众）哦，我知道了。这丫头俏皮得很，又想买点花呀，小手巾儿呀，打扮打扮，嗯，敬请老爷先生们先赏几个子儿吧。（观众掷钱）谢谢。（作揖，伙计帮忙拾钱作揖）谢谢东边先生们来十个子儿吧。（东边观众掷钱）还有三个，三个。（东边观众掷钱）西边先生们也来十个子儿吧。（西边观众掷钱）还有四个，二个，一个。多谢多谢。（向香姐）香姑娘呀，瞧，老爷先生们多够捧你的场子呀，钱不少啦，唱吧！（汉子拉《九一八》小调）

香 姐 （唱）高粱叶子青又青，九月十八来了东洋兵……（唱完二段，唱第三段高音时忽然咳嗽，观众骚动）

甲 嗓子不够，怎么没唱完就停了？

乙 走吧，骗钱的玩意儿，没有什么好看。（观众纷纷欲走）

汉 子 诸位，别走！别走！看得好，多舍几个子儿；看得不好，老腿站稳，有钱的帮钱场，没钱的帮人场，古话说得好：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大家都得帮点儿忙呀！这丫头唱得不好，是的，唱得不好，咱们就让她来个别的玩意儿吧，包管诸位先生满意。（装着滑稽的样子向香姐）香姑娘呀！刚才唱得好好的，怎么断了气呢？

香 姐 （稍顿，故作媚态）瞎说，人断了气还能做玩意儿吗？提不起劲儿来呀！

汉 子 （向观众）诸位听见么？我大姑娘说：（学腔）“提不起劲儿来呀！”哈哈哈哈，这算什么话？怕老爷先生们不赏钱吗？唉，姑娘，咱们要吃饭，老爷先生们要看戏，做得不好，挣不到钱，来，现在也别唱啦，来几个鹞子翻身的把戏，向老爷先生们讨一个情。（汉子在一边打锣，香姐勉强支起身体，一转身，倒在

地上，汉子暴躁，持鞭子走向女，一下)来呀！(女无声，汉子连续用鞭子抽打。观众忿忿不平)

甲 他妈的，手段真辣！

青 工 岂有此理！

汉 子 (稍顿，注视)来呀！(又一鞭)

青 工 鞭子放下来！(挺身欲前，为左右两人所阻)

汉 子 请你少管闲事。(怒)

青 工 我偏要管！(一跃上台)快放下！

汉 子 是我的姑娘。用不着谁来管。

青 工 我们都是一样穷苦的人，用不着谁来欺侮谁。

汉 子 在这世界上，谁能养活她，谁就有权利使用她，朋友，你年纪轻轻，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哩！

青 工 这是你拿鞭子打人的道理吗？在这世界上不应该有这种人吃人的道理！

汉 子 什么？“不应该”，“人吃人”，我可顾不到这许多。(汉子又举鞭子欲打)

青 工 放下你的鞭子！

汉 子 办不到。

观 众(乱叫)打呀，打这不讲理的老头子！

青 工 我偏要你办到。

[两人扭在一起，打了起来，鞭子掉在地上，青工叉住汉子的喉，推倒在木箱上。观众叫好。]

青 工 你说，你还敢用鞭子打人么？

甲 叫他说，再敢用鞭子打他的姑娘么？(汉子不应，直瞪着两眼发痴，惊泣着的香姐走近青工)

香 姐 好先生，请你放了他吧！

青 工 这畜生，我非教训他一顿不可。

香 姐 请放了他吧！这不是他的错。

青工 不是他的错？这样狠毒的用鞭子打你！

香姐 (悲伤)是的。

青工 他把你当畜生看待，你还替他说好话。

香姐 不是说好话。

青工 (放开手)这怎么讲？姑娘，我说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！可以让我们探听一个仔细么？(稍顿)他为了挣钱，把你买了来？

香姐 不，他是我的爸爸。

青工 是你的爸爸？怪了，世界上哪有这样狠毒的爸爸，用鞭子打他的女儿。

香姐 这是我可以原谅他的。

青工 你可以原谅他？为什么？

香姐 他也是没有办法呀！肚子逼着他这样干的。

青工 肚子逼着他这样干的？

香姐 是的，咱们有两整天没有吃一个饱啦。

青工 为了肚子饿，就鞭打自己的女儿，这不是人干的。

香姐 先生呀！没有挨过饿的人，是任怎么样也不会懂得挨饿是怎样一回事的。你知道，饿得慌的当儿，那种疯也似的心情哪！

青工 哟。

香姐 我小时候，简直不懂得有饥饿这回事，那时候我多么爱那些小猫儿呀！小白兔呀！有一次隔壁的王麻子错把我养的那只小白兔儿打死了，我就哭了一整天，人家都说我这小姑娘的心眼儿好！

甲 这小姑娘的心眼儿，可真不错！

香姐 可是这一年来，在我饿得慌的当儿，我一见人家养着的小猫小白兔，我就恨不得生吞活剥的吃了下去。

乙 这可了不得，你从前那种好心肠呢？

香姐 没有饭吃的时候，还顾到什么好心肠呢？这种心境，没有挨过饿的人是不会懂的……先生，这种生活我们经过了六年

了。

青工 没有饭吃，真是可怕，可是谁叫你们弄得这般田地呢？

香姐 谁？谁叫我们弄到这——这般田地？

青工 是呀！谁叫你们弄到这般田地的哩！

香姐 东洋鬼子呀，可恨的东洋鬼子，夺了我们的家乡，抢去了我们靠着活命的田地。最可恨的，我的妈也被他们杀死了。

(掩面哭)

青工 那么你们是什么地方人？你们是从关外逃来的吗？

香姐 是的，我们的家就在沈阳，先生，你们不记得“九一八”吗？

(回忆)噢，说起来已经六年了！就是六年前的今天，日本兵开到沈阳，那十几万的中国兵说是受了什么不准抵抗的命令，都撤退了，于是就留着我们成千成万的老百姓，在那儿受苦。

青工 (气愤地)他妈的，(转过气来)后来你们怎么样呢？

香姐 后来我们每家还捐了三块钱，他们说送点钱给东洋人，他们就不会来糟蹋我们了。其实你就连全部家产交给他们，还是要你的命。我们觉得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，父女两人就逃到乡下去。可是后来，他们连乡下也住满了大兵，把乡下人欺侮得简直不能过日子，于是就逃的逃，不愿意逃走的，就大家合伙儿干了义勇军。这样一来，乡下可更没有太平日子过了，我们也想着，这样子活下去，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也投了义勇军和这些鬼子拼了吧；可是我们俩老的太老，小的太小，怎么中用呢？

青工 你们就这样逃到南边来，靠着玩把戏过日子么？

香姐 不，那时候我们哪儿有钱到上海来呢？我们想也许躲一躲，等那些鬼子兵走了，我们可以回去过日子的，谁知道我们逃到关里，他们也跟到关里，我们空着两只手，又没有亲戚朋友，叫我们到哪里去找饭吃？幸亏咱们家乡唱小曲子玩把戏是谁也懂得一点儿的，父女两人就到处流浪卖艺过活，可是在这

年头儿，闲着看把戏的人也少，加之我又不内行，拼着命也挣不到一个饱，这样漂流了六年，也就没法使起劲儿来讨观众们的欢心了。可怜的爸爸，为了饥饿所迫，时常暴躁使气。可是在从前，他是我慈爱的爸爸呀！我一点怨恨他的心也没有，因为我懂得挨饿是怎么一回事，我感到他的痛苦比鞭子打在我的身上更难过。

青工 真是，听了你的话也觉得很伤心。（后悔凶莽）这样说，我是错打了人了。

汉子 （破声而发狂似的打自己的头）你没有错，你打得对。

青工 打得对？

汉子 你打得对，我不应该打一个可怜的女孩子，而且她还是我自己的女儿呢！是的，不提起来，我几乎忘了：我曾经是她的亲爸爸；我曾经爱过她当作宝贝似的。唉，真要命，我疯啦，怎么的，怎么，我怎么会下这样的毒手鞭打我自己的女儿呢？我疯啦，是我亲手抚养长大的，也跟我一样受苦的女儿！怎么，怎么我刚才一点也没有想到呢？好，你打得好，我实在不是人，我现在才感觉到伤心悔恨了。（双手掩面而哭）

香姐 爸爸。

汉子 香姐呀！我的好女儿！

香姐 别伤心吧，爸爸！

汉子 你能原谅我么？

香姐 我原谅你的，爸爸是没有办法，为了要吃饭。

汉子 是的，为了要吃饭。咱们饿了两天啦！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能像个父亲的样子照顾你，抚养你！可怜的女儿呀！

香姐 爸爸也是可怜的。

汉子 你瞧，像咱们地主张三爷，他们家里有的是钱，什么大小姐，二小姐，还有他妈的三小姐，从小就穿得好吃得，娇生惯养，长大了起来，又送到上海什么洋学堂里去念书。其实念什

么书！天天弹洋琴，唱洋歌，什么 116375 啦，还要跳洋把戏啦，嘻嘻哈哈的！我想我假使能够也替我的独生女儿香姐积点钱，让她像小姐们一样的快乐享福的。

香 姐 我不会忘了爸爸对我的好意。

汉 子 是的，我曾经想积一点钱，使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，要我的女儿也像小姐们一样的去念书快活；可是这般可恨的东洋兵弄得我们家破人亡，性命都几乎保不住了。

香 姐 爸爸的苦处我是知道的。

汉 子 （痛苦地）最可怜的是你的妈，她活着没有过一天好日子，连死也死得那么可怜……

香 姐 （哭泣着）爸爸，爸爸。

汉 子 而且我现在还发了疯，把你当作畜生，打你骂你的想从你的身上榨出咱们的饭来！天哪，怎么的，谁使我疯的呢？

香 姐 爸爸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了家乡，没有饭吃呀！饿着肚子不单是摧残了我们的身体，连我们的心也都染黑了。

汉 子 好女儿，你说得对，没有家乡，没有饭吃，才使我疯的，咱们两个都是可怜的。（深思）咱们要做人，要像人的样子活下去，可是马上给我们饭呀？有家不能回去，没有田耕，没有工做，像野狗似的，叫我们怎么做人呢？

青 工 那你去怨恨谁呢？

汉 子 人家都说是我的命不好，我的命不好？也许是的。

青 工 命，不要相信什么命！谁给你这个命的！

汉 子 天哪！

青 工 天，你现在还在怨恨天吗？天是空的。你刚才不是说过的吗？把你们从家乡赶了出来，弄得你们有田不能去种的是谁？使你们家破人亡，挨冷受饿的是谁？——这都是人干出来的。

甲 对呀，阿根说得对。

青 工 我告诉你们，使你们挨冷受苦，无家可归的是日本帝国主